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四十四回 一枝梅安義山尋友 徐鳴皋元宴節遇妖

卻說周湘帆大開筵席，與狄洪道等接風，眾弟兄歡呼暢飲，雖則鬧熱，只因不見了鳴皋，覺得乏興。一枝梅暗想：“新添了二個豪傑兄弟，舊時的人，個個齊集。單單少個鳴皋，就像軍中沒有了主將的樣子。為義氣上，我去找尋，比別人容易些。”當時便對眾弟兄道：“我明日到安義山中尋訪鳴皋，務要得個下落回來。”徐慶道：“慕容兄去時，可要李武同往？”一枝梅道：“不必。他若同去，反覺累墜，倒是獨自去的好。”眾兄弟心中略慰。當夜盡歡而散。到了來朝，一枝梅輕裝軟扎，背插鋼刀，辭別了眾人，便向安義山而去。眾弟兄同在周府盤桓，等候鳴皋消息。每日在家講講時事，比比武藝，或是著著棋，或是吃酒，頗不寂寞。我且讓他們耽擱下去。如今再說那徐鳴皋，自從剿滅飛龍嶺，與李武向江西而來，一路游山玩水，過了漳澤、新都，渡過鄱陽湖，來到安義山中，離南昌不過數日路程。那一日正是元家佳節，行到一處地方，群峰圍繞，樹木甚多，贊道：“好個所在！你看沿溪一帶，都是倒垂楊柳，溪澗中山水澄清，游鱗可數。山坡上碧草如茵，蘭香陣陣。樹間鳥語構鞦韆，春風拂拂。”二人緩步而行，觀之不足。忽然間樹林裏卷起一陣怪風，刮得飛砂走石，霎時間天昏地暗。這陣風團團旋將起來，便覺身不由主，如在雲霧之中，不知東西南北。一會兒風定，抬頭一看，依然旭日當空。回轉頭來，不見了李武。暗想：“這又奇了，難道被風吹去不成？”遂即四處抄尋，那裏有個影子。尋了一回，只見金烏西墜，玉兔東升，只得向前而行。

沿溪彎彎曲曲，前面有一所高大房廊。心中想道：“天色已晚，腹中又餓，不如就此借宿一宴。”走上前來，只見朱門銅環，雙扉緊閉。暗想：“深山之中，卻有闕闕之家。諒是朝內公卿退歸林下，愛那山明水秀，隱居在此。”便去敲門。裏邊走出一個門公開了門，便問：“相公從那裏來？到此何事？”鳴皋道：“在下乃江南人氏，路迷貴處。天色已晚，欲求府上借宿一家，明日早行。”門公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且請少待，我去稟過主人可否，回覆與你。”鳴皋道：“有勞你了。”

那門公去不多時，出來道：“相公，我家主人相請。”鳴皋走進裏邊，來到廳上，主人立在堂中相候。卻是個美貌婦人，年約二十多歲，生得體態風流。頭上挽起朝天髻，鬢邊簪著幾朵蘭花，珠環金飾，翠羽明璫。身穿月白繡五彩花襖兒，系一條鵝黃帶子。湘裙底下，微露三寸弓鞋，好似紅菱相仿。鳴皋搶步上前，深深作了一揖，道：“小生路經貴府，天色已晚，欲求借宿一宴，感恩非淺。”那婦人啟齒嫣然笑道：“我家並無男子，本則不便相畝。今見君是個風雅之輩，怎好推卻？”鳴皋謝過了，分賓坐下。婦人便喚桂香送茶。只見一個十三四歲的丫鬟，捧出一盞茶來。那婦人道：“郎君江南那一州縣？高姓大名？”鳴皋道：“小生姓徐名鶴，表字鳴皋，家住揚州府江都縣太平村上。”婦人聽了大喜，道：“莫非就是小孟嘗君徐八爺麼？久慕大名，今日幸得相逢！”忙叫桂香快去端整酒饌來，與八爺晚膳。鳴皋謝道：“承蒙畜宿，感德難忘，怎好相擾。敢問尊府貴姓？”婦人道：“我家姓白。公公在日，位立朝綱。妾身常氏，名喚芳蘭。丈夫已死，親族全無，只剩蒼頭白貴，使女桂香。幸有山田數畝，僅免凍餒；幾間屋宇，聊避風雨而已。”

說話之間，桂香捧出酒饌來，芳蘭親自陪侍，殷勤相勸。鳴皋細看芳蘭，生得兀嬌媚，分外妖嬈。桂香在旁斟酒，你一杯。我一杯。芳蘭言語之間，挑動鳴皋，時把秋波送情。鳴皋如此一個頂天立地的豪傑，竟然拿不定主意起來。卻是為何？原來這婦人並非人類，乃是刀年修煉的妖精。要迷死三百六十五個男人，便可位列仙班，成其正果。

今已迷死三百五十五人，恰巧鳴皋到來。那妖精知道他十世童男轉凡，精神元氣，與眾不同，只要迷死了他，可以代得十人，立時白日飛升，故此作起法來，一陣妖風將他攝來。方纔酒內已下了迷藥，所以徐鳴皋心中昏亂，迷失本來。當時酒罷席散，攜手入房，成其美事。從此中了妖毒，把眾兄弟等置之度外，每日與芳蘭調笑。

過了十來天，漸覺身子疲軟，精神恍惚。那芳蘭日夜鬪戰不已。每逢歡樂之際，覺那婦人陰道中，有如吸取之狀，則陽精大泄，身子便不勝其憊。鳴皋心雖漸厭，尚不忍拒卻。到了半月，竟而臥床不起，口吐鮮血，飲食不思。一日桂香送一杯茶來，鳴皋接在手中欲吃，忽見杯中影子，照見面容憔悴，臉肉盡冠，連自己都認不得了，心中大驚，暗想：“我來此只有半月，怎的便就如此？”暗想芳蘭有些蹊蹺。

俗語說得好：天下無難事，只要有心人。世上的妖精迷人，與娼妓迷客一般，起初溺愛之時，隨你當面說他是妖精迷你，娼妓是假情假義，再也勸不醒。及至自己醒悟，便能看出妖精的形蹤詭秘，娼妓的口是心非來了。然而等到這個地步，卻是遲了。如今徐鳴皋見芳蘭一味淫欲，全無憐惜之心，那調笑殷勤，都非真意，一切舉動行為，皆與常人有異，疑他主仆非人，越看越像。心中雖是懼怕，面上不敢露出來。欲想得空逃走，卻又掙扎不起。暗想：“我徐某難道死在這裏？”

過了幾日，病勢日增，耳中虛鳴，眼目昏花。那夜芳蘭又要與他交接，鳴皋力不從心，一意拒絕。芳蘭鬪之不已，鳴皋正色道：“你若如此，真個要我死否？”芳蘭聽了此言，惱羞成怒，立起身來，放下了臉道：“你還想活命麼？”說罷，走出房外去了。

鳴皋明知是個妖精，只是無可奈何。少頃，朦朧睡去，夢見芳蘭上床來交媾，四肢無力，拒他不得。醒來困乏不堪，暗想：“今番我命難保，別的不打緊，只是奔子朋友，沒個見面，我死了無人知曉，尸骨不得還鄉。想我一生如此為人，自命豪傑，枉稱賽孟嘗君，卻喪在一個婦人之手！”想到其間，不覺流下幾點英雄淚來。舉目看時，芳蘭主婢不知那裏去了。臺上銀釵點著，知道天已夜了。側耳傾聽，並無聲息，暗道：“此時主婢都不在此，若能逃了出去，還可活命。我學了一身武藝，如此工夫，難道就掙扎不起？待我來運動了全身工行，強整精神，若能上得瓦房，便可出去。”

主意已定，勉強扒得起來，把衣服緊緊扎束，跨了單刀，運動蛇腹工，欲向樓窗內跳出。誰知一個頭暈，依然倒在床上，嘆道：“英雄只怕病來磨，今日方纔相信。我生平如此本領，卻到那裏去了？我若從樓梯而下，必然遇見芳蘭主婢，怎肯放我出去？又不知他甚麼妖精，休被他發惱起來，把我吃了，連個全尸都不能了。還是與他好好商量，死後將我埋葬，或者肯從，亦未可知。”

那徐鳴皋胡思亂想，好不淒涼，那知救星來了。忽見樓窗內爍的一閃，鳴皋知是飛行之輩。定睛一看，只見一人渾身黑色，小小身材，頭上一個英雄結，身穿密門鈕扣窄袖短襖，下面兜襠叉褲，足上踢毬虎快鞋，腰間雪亮的鋼刀，從樓窗內飛身進來。見了鳴皋，跪在地下道：“大爺莫非揚州徐八爺麼？”鳴皋將他一看，卻認不得了。“快上去在我背上，待我來負你出來。休被妖精知覺，便難脫身。”鳴皋大喜，暗道：“謝天謝地，徐氏祖宗有靈，來此異人相救！”連忙扒在那人背上。那人取下一條衣帶，把鳴皋斜肩縛住，正欲跳上樓房，忽聽得樓梯上弓鞋瑣碎之聲，登登連屬，知道芳蘭主婢上來。不知那人可能救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